



□ 12
1326
10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1326
10



周鼎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空印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

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

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綈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

之。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綈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綈。

反。縲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

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

陷於繯綫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朱子曰雖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繯綫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隱微之過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取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惡也○雙峯饒氏曰雖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繯綫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繯綫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不遇聖賢者眾矣○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遇聖賢者眾矣○東陽許氏曰擇昏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繯綫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繯綫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謹當
作慎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又名适字子容諡神正作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反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言若孔子之

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孥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反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宓音伏名不齊魯人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

德者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

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

遊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

乎因以見賢遍反魯之多賢也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大槩說者如

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

薰陶之效○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

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胡音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宗

廟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新安

篋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璫。周之八璫。是商曰璫。夏曰璫也。此因舊註。想因璫在上。璫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璫。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篋外圓內方曰璫。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璫可使於四方。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與賤器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璫雖貴。終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璫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佞佞不善故學不貴。○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使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

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仲弓為人重厚。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

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間。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廉。則決非務外而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

反處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
憎惡爾慶源輔氏曰彼人恃口以禦人淳淳躁妄發言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既
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
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
為邦之問夫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
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
或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夫子○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
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
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

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
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
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
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
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
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
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
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
得故子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
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
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
說之名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
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
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
善無所不備如人全體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
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
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
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
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
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

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分
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
信者，凡毫釐之未。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
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
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
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
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
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
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
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
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
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
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若不為須
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

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
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
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
耳。○開所謂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太
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
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洒。想見他只是天資高
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
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摹大開
尤顯密。○論資稟之誠，點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詩
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
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
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大
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
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
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實。惟其見大意，故不安
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余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
者躡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

論語精義卷之三

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而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竹房越反編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此數與欲

君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

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欲

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

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

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也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

傷時之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

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

而無所忖度也○汪氏炎和曰集註能不可謂是揚而

抑之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

事理以適於義是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於行之者

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

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去乘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凡言春

秋傳所謂悉索反所自敵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敵

悉索敵賦以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

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

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

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

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來只是這些工

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

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

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曰。一

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

明。則存養不懈。則其心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

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

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以

為小。相章互見。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

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方
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

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而見

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悅音告往知來

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

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兩向當玩

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

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

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

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

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

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

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

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

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

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音以不暇又問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去聲上知去聲

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

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反及故喻

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朱子曰

凡人有

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故既然而又重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時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如朽木糞牆。雕。朽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聲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逮可。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見矣。

謹當
作慎

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祀祭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儼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

因此立教以
警群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

反虞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問慾。欲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自好去聲者乎。倪安

曰孟子集註悻悻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
意自好自愛其身也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
以為慾耳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
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
纒貪一物事便被這物壓得頭低了纒有慾便
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無慾是以
不得求其慾而蘇氏謂有志而未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
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其聞之師曰剛者外雖有疆而其中
守而無慾者不誣於慾悻悻者外雖有疆而其中
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色莊便是慾○直從裏面
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直從裏面
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動之所謂
伸於萬物之上是也○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謂
相反有氣以則無彼所謂○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
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
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足

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
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
掩過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
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
也此等所謂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
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悻悻之剛
乃血氣之剛夫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悻悻
得氣之剛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峯胡
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
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張感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
真剛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
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

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怒也怒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怒之別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怒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怒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怒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怒○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怒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

賢通反

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慶源輔

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

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

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

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

歎其美也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只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

四書集注卷之五

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辭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一語亦已足兼言氣質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足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跌又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心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于為已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

者之所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用者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懼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勇門人以死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辭也退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行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

於位高者多取下問位高自驕多取問於卑下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反計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乙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在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子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宿於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女疾之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饋於君取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一事為女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

尼仲尼曰胡篋之事胡篋禮器也夏曰胡篋曰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有大功則賜之善號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謂諡號經緯天地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教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其善也謂節以一惠言只是不好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善也謂節以一惠言只是不好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謂節以一惠言只是不好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蓋人有一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善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

遜疑
晉作
讓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

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
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辨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上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
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
中而經緯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也○厚齊馮氏
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也○厚齊馮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也慶源
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
之端歸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
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
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城廬井有伍之類傳
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

甲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
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
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所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
伍之取我衣冠而措之是子產為國時長服有定制不
敢著底皆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
一鄙各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
見得子產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
則其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章乎曰行己恭
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
行己之恭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
○吳氏曰數上同聲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
仲不仁者三不知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
犬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
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
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

遊而廢之妄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
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
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齊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
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
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數其事而稱之
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
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
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如
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不溢。惡不稱。
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
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
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
上。夫民之所謂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
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
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
幾。蓋交道易以凌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
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
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之道。一不可不敬。惟其久而能敬
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
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
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
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
則敬。久則玩。久而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從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曾孫伯彊字。謚文。居猶

藏也。蔡。大龜也。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節。柱頭斗拱地。因為各長尺有二寸。

拱也。藻水草名。於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畫俗作。藻於於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神。不向倒。今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替。若因立此說。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直見他不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感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藏文仲之歟。○

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厚。號山節。藻於為藏龜之室。祀橫渠先生。長安人。

爰居之義。尚歸於不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論瀆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於處。反焉。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反。口於音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郢。音云。生鬬伯也。虎乳之。郢子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知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
間釋舊政告新，知其國而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
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
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
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
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惻
便。○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
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
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
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
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
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不使

之惡得，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

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

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

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

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姜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

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

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何公，間隙五月，莒子

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請崔子宮。近公。官。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崔子命討之。不知他。知二命。干。擲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愚聞之。師曰。當聲理而無私心。反隊。與墜同。遂弑之。

則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今以是而觀二子。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苟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二子之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

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克伐怨欲。并與三仁。微子。箕子。夷齊之事。求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使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不然而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畧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人。因孔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當思二子所以為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何便見得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

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
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
自無克伐怨欲之當也。仁則吾不知之也。謂仁則
三其心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
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
至於外若無虧欠。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
所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
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仁。而德言子文文
知焉。得仁而夷齊求仁得仁。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
私心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仁。可全體。仲弓便
而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仁。可全體。仲弓便
故皆不可謂之仁。謂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當理而心
亦不當理。何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楚所謀者無
以得為仁乎。

非僭王猾反戶八夏之事。

元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
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王為
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法杜氏曰。按莊公三十
年也。楚成王立九年。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
年。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
王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
教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
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關穀於菟。滅弦。六年。楚
許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關穀於菟。滅弦。六年。楚
人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漢東諸侯叛楚。楚關穀
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漢東諸侯叛楚。楚關穀
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
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人戰于泓。
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反之事也。文子之仕
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次不能計。梓戡逆。又不數歲而
復扶又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

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將焉用之我焉已且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七年文子存弭兵之說則文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朱子曰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朱子曰者一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又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舊王之號為之而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禦亂又不知先事而潔身至於募亂之禍已作又不能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自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等王之義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等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等王之義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等王之義

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甫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

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

晉侯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注聞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

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

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

思而巳審人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

於再而巳審人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

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問雖見得

已思之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問公仰

而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

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

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愚
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愚
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
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
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
如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
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弟宣公元年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
殺之與裁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以君子務窮
理而貴果斷反都玩不徒多思之為尚就問再斯可矣只是
而愈精豈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萬事透徹事
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
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攝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

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
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
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蓋至
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
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窮理之明則是
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之明也貴
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
若不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
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
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
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

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

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

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

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

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

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使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甯侯

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甯侯

甯子共載音城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祥與

聲至喜捉髮走出前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

君至股而哭之敬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

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

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

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

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

深室甯子職納橐焉橐音託衣囊也橐音旃藥也甯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

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

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

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子視衛

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

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致與莊同二

王相合曰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

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

也則衛成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

子與衛人盟于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三月而後

武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程子曰邦

子以爲能沈晦者蓋於艱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險中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不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
以愚然又事處置得人且不能著其能所以爲退聽不
可及也又曰武子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與尋常無
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與尋常無
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誠懇不避艱險却自能脫禍
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無道時要正救
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
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安若武子之愚既能救
者不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
晦以臣他則不必如此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
子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
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公族比欲免於紂爲父
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於紂爲
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
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箴以自見無道則愚
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當是發箴以免刑戮蘧伯玉仕

當是知盡忠濟難友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
謂之知盡忠濟難友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
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
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
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取爲乃若愚
而冒爲之非真愚也初子厚曰竊武子邦無道則愚知
而爲愚者也不得爲真愚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
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
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天子初心欲行其道
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改。中本行而不得
說章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
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故欲歸而裁
之也。問何以故。思狂者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所謂
言必信。行必果。是也。成章是守得些便道。是了却所謂
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章是守得些便道。是了却所謂
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路之一箇道理。大率
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
箇勇。舟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料。一齊被他
他。也是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何故如此
哲之徒。甲喪而歌。狂人成。○問孔子既裁之。後何故如此
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莊子。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
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
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
即其累於事者也。大九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

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
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
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
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
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
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
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
可觀。但各於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
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新安陳氏曰。
曾皙。微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
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終於狂得中
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

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孟

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
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朝音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

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特而有
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
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然能不忘舊
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
不是惡其人見惡便惡之固是然改其惡便自無可惡
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改其惡便自無可惡
而追之此便是不遷怒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
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
之而所惡之心皆是我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善處不見他惡
處聖賢之心皆是我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善處不見他惡
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
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
於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
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醢呼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
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
力為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
害直為大事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白非有謂有無
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馬萬
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
也朱子曰如此子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
千馬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
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醢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
臨太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
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
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謹虞

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醢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子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醢知其非直。夫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謝氏曰：足，將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

是凡制字如此。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

氏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

左丘明，非其所取巧言。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

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

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然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

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匿然，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

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

這般，而不可取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然，皆不誠實者

也。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諸人也可。其可取者，卑賤

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取者，卑賤

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

不伐是也。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或曰：勞勞事也。勞

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謙前說與上句皆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是

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

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

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

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

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

至於顏子，則又先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

伐為吾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

無物我之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

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

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必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義合二說。其

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

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莫

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黃氏曰：集註

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緜斯來動斯和意思

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心自然作用各付物

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

故前說。○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

為勝。○曰：他私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

大而不私於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曰：願聞之。若

是如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
就他那一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
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
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
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心顏子懷之是平物我之心夫子
有萬物得其心之性分上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
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代善無施勞方把
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不見有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
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顏子底較細
子底深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顏子收斂細細
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
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地
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斷不願如此蓋私自許
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自許

一字無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
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親戚只及朋
友然觀其用心則其善如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
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善中之一善耳夫子所謂志
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所謂志
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地
然一元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地
不待物物著力必然如後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
當從子路學起必然如後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
則伐有勞之私梗於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安能有善
用力所可始學之盛仁故必先學子路之道然後可自
至耳此非始學之盛仁故必先學子路之道然後可自
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
沂者也何也浴沂地位高子路學雖稱然他資質也高於浴
沂者也何也浴沂地位高子路學雖稱然他資質也高於浴
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
義必徙皆足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

論語集注卷之八

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乎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其性分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次洒落非勢利所拘使無所帶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敵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有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而孔子尚不蓋焉子路自甘敝緼而與人同利之仁豈私欲不間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之與人同適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之樂乎

勞朱子曰以善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

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勒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及羈勒之化喻宋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理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懷是也聖人似他生之初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與人也夫子則不羈然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言矣

○子曰已矣乎。管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

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同。矚矣。知過而能

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

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張

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

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

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蓋悔悟深切。則誠意

曰。不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

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得至道難聞。

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

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斷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

然好學。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

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所與。

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

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

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

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焉。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